

与西风共舞

海外文轩小说集

YU XIFENG GONGWU

海

二〇主编



海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与西风共舞

——海外文轩小说集

海 云◎主编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西风共舞：海外文轩小说集 / 海云主编.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8
(世界华人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108-1585-0

I. ①与… II. ①海…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1735 号

与西风共舞

作 者 海 云 主 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85-0
定 价 30.00 元

序 言

文/海云

2011年春，海外文轩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与西风共舞——海外生活散记》，十五位作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荷兰，可以说是一些海外华人对海外生活的一些感受和体验。

海外文轩创立于两年前，开始只是海云和一位文友的一场私下的对话。对于他们所写的文字，国内的读者不大能看得见，兴起召集一批文友，利用新浪网的圈子功能，创立了这个以海外华文写作为主的海外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创作组织。如今，这个写作圈已有两百多位成员，其中不乏成名的作家和诗人。为了给文友们提供更好的创作平台，海外文轩的创始人海云正在与硅谷的工程师们建立自己的网站，海外文轩网站将于2011年下半年正式运作。

第一本散文集从征稿到出版大约有半年的时间，由美国纽约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的质量和-content都属上乘，大家对于文轩的第一本书都赞誉有加。我们奢想：“与西风共舞”系列将会一集集地出下去，第一本散文集之后，我们开始为短篇小说集筹备。而另一本幽默文集也在征稿、审稿中。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短篇小说在三位编审委（桑妮、民鸣和刘瑛）的认真审核之后，初稿定案，十五位作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荷兰，二十余万字，三十多篇精心创作的有关海外生活的短篇小说，初稿汇总到我这里后，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全部。期间，有时我会被文友们的文字感动得泪水涟涟，有时又会情不自禁地拍案称绝！文友中有的文学好手、有的是新手，但是无论新老，风格各异、千秋各俱！

随着这些文字，你可以顷刻间从美洲大陆跨越至欧洲大陆，从一种文化转眼进入另一种文化之中。而那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有的写实，有的似乎有些抽象，有

的平实得如与你在聊家长里短，有的却让你沉思，富有哲理！

十几位作者中，有早已是成名作家的，有做过报社记者和大学老师的，有自由撰稿人，有工程师也有餐饮业老板。有的早已在海内外出书若干本，有的多次在海内外获奖，不敢说他们是海外文坛的大腕，至少都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成果。

这里面有提携过海云的好友，有跟海云未曾谋面的文友，有随着海云“转战南北”的网友，也有与海云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很多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热心地为大伙出书，这样势必会影响我自己的写作和创作，也会占据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是的，我思考过这点，尤其是在寻找出版途径常常碰壁的时候，很多次想过放弃！但是，冷静下来仔细再想，我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横看文坛、纵观历史，文艺往往以团体成气候，尤其是在今天文学作品面临网络挑战的划时代，中国病态的出版界，海外不成气候的中文写作，光靠我一己之力，何以改变？！也许我埋头创作，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许能写出一些脱俗清新的东西，可是有多少的现实意义？我们是否还要被当今病态的文坛牵住鼻子走？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走一条我们自己的路！一条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独特之路！

记得我说出这话的时候，有位作家对我说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觉得中文读者在中国，所以我们只能跟着中国的现状走。可我想说我们在海外的读者也不少。至少，至今读我的文章的大部分是海外的中国人。文学的地域性，对于我们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海外就是我们的地域！我们只有坚守这块土地，并把这块土地上的特殊性灌注于笔下，才能刻画出独特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性！

这本短篇小说集，正是我说的海外中国文学性的印证，我们用我们的母语，刻画出我们生活环境里独特的种种。说到底，人性是相通的、文学的审美观是相近的。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资讯繁杂的世界里，即使我们生活在远离故土、经济发达的西方世界，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我们决不以牺牲文化作代价，不追求低级趣味、不浮躁，而是以我们文学的审美观去挖掘现实生活中人性化的美丽！

这本小说集值得看，值得推荐，我相信任何一个中文读者，即使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都能从中找到你所熟悉、所能理解的东西。

Contents

目 录

秦 阳

1 / 印度同事西莱格

淘 云

5 / 母亲节快乐!

8 / 从将军到奴隶

刘 璞 依 旧

25 / 一次特殊的职业培训

33 / 莱茵河畔

民 鸣

36 / 如果有来生

59 /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木 木

70 / 冬天来了，春天肯定羞答答跟着呢

木 愉

84 / 美国方式

96 / 朋 友

104 / 桃色尴尬

南 茜

114 / 莎丽一家的晚餐

121 / 伊妹儿的黑色星期五

128 / 迷迭香之夜

Contents

目 录

飘尘永魂

135 / 请 客

度 滢

138 / 特丽莎中彩

144 / 两根指头和一个外遇

轻舟一叶

149 / 花开花落

160 / 结 婚 照

桑 妮

163 / 沉默的汤姆

175 / 冷 战

施 玮

189 / 那夜，风动

195 / 日 食

舒怡然

208 / “阿甘”外传

212 / 办公室的“西班牙女郎”

雪域小玲

216 / 冰 酒 吧

227 / 彼岸的爱

虞美人和西瓜

236 / 酒 鬼

242 / 一颗棒棒糖

作者简介

刘建萍：笔名春阳。2009年在万维开博，算是一名网络写手。家里有四千金，排行老三。于是前半生似乎与三字紧密相连。三岁被过继，三年后回归。小学六年，三年在河南，三年在湖北。初中、高中各三年，后下乡三年。七七年高考，赶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然后就是一阵阵折腾，工作、读研、退研、工作、出国……到了美国又是一阵阵折腾，读研、工作、换工作、换工作、换工作……现居美国新泽西州，任职于一家医药公司。业余时间喜欢瑜伽、骑车、跑步、玩游戏、读书、听书，还有斗地主……家有一夫、一儿、一女、一狗女。

印度同事西莱格

“你知道吗？那个印度人西莱格被裁了？”同事杰斯下班前突然神叨叨地对莉说。

“啊？什么时候的事？”莉问。虽然早就知道公司最近在裁员，但是真的知道熟悉的人被裁还是有些吃惊。

“星期二就宣布了。不过两个星期以后才离开。你有事还可以找他。”杰斯坏坏地笑了。

“谢谢你，那我再也不用找他了。”莉轻轻嘘了一口气。想起了三年来西莱格制造的种种状况，莉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美国的医药公司在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新药上市以前，要做很多前期实验。其中包括动物毒理实验和人体临床实验，而莉所在公司的这些数据，

基本上都出自她所在的部门。一般情况下，一个化合物通过了毒理试验以后，在进入临床做药理实验时，就会由各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专题组，专门负责处理数据和整理向FDA申请新药的文件资料。由于人员来自不同岗位，协调一致和团队精神就显得非常重要。三年前，莉进入这个糖尿病专题组时，是顶替她们部门的另一位成员。西莱格是药理科学家，在这个组里负责解释临床实验的结果，而莉则是负责分析样品和提供数据。

从一开始，西莱格就对临时换人有些不满。第一天开会，他就对莉能不能做好数据表示怀疑。他指出第一个临床试验要在欧洲某国进行。该国政府要求知道前一个剂量试验结果以后，才能进行下一个剂量的试验。而两个剂量之间一般只隔两个星期。所以，收集的样品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分析结果，上报，作出决定。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又快又好。中间有一点耽误就会造成受药人员滞留在测试点，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西莱格的质疑似乎也引起了共鸣。面对会议室里其他人询问的目光和西莱格不太友好的态度，莉只是笑了笑，对大家说：“我在这个部门八年了，这不是我的第一个临床试验，也不是我唯一的课题，我还是另外两个专题组的成员。我们部门派我来，就是相信我有能力和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当然我也需要在座各位的帮助。”会议室里其他人都理解地笑了起来。而西莱格的表情却显示出他并不相信莉的话。从他的眼里，莉也看到了以后在这个专题组可能会遇到的麻烦。

麻烦说来就来。那天下午，莉把第一批临床试验（最低剂量）的结果送出去后就下班了。第二天一早，她被老板叫进了办公室，老板问样品分析过程中有异常吗？

莉回答：“没有啊。有问题我是不会报告结果的。”

老板说：“昨天你走了，西莱格看了结果，认为结果有问题，怎么72小时还会看得见药物？他说原来预测的是在4小时浓度最高，24小时就应该什么也看不到才对呀。”

莉说：“这不奇怪呀。一般最低剂量的结果是不能得出重要结论的。药物滞留，到72小时能看到的事也会发生。西莱格不会连这个也不懂吧？”

老板说：“你走了以后，西莱格把事情闹大了。他把他的怀疑越级上告，结果他的大老板找到我们大老板，说我们结果有问题。我们大老板看了后说，光看结果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我向你了解情况。”

莉说：“这很简单啊。我们还会按照FDA要求复查百分之十的样品，复查结果

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第二天，莉把复查结果与前次结果一比较，完全吻合。再把结果报出去，没人再说什么了。可是西莱格的大老板的丑却出得大了点儿。也许是西莱格坚信莉的结果有问题，让他的大老板没仔细查就开始发飙，闹得两个部门都觉得他连基本常识都不懂。

这次事件以后，有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没想到第二个临床试验刚开始就出事了。临床试验时，常常是要求屏蔽的。也就是说，在试验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前，受药人员（有时候是患者）的一切记录只能向指定人员公开。违反了屏蔽，FDA 就可以推翻整个试验，而临床试验是在新药试验中最昂贵的一部分。被要求重做试验可以说是一个专题组最大的失误，也可以直接导致申请新药失败。

西莱格作为药理科学家当然总是想早点知道数据，于是就一个劲儿地催着要结果。可是第二个临床试验并不像第一个，时间上要求并不那样紧。莉当时忙于另一个项目没有时间做他的样品。于是在专题组的每月例行会议上，西莱格开始指责莉没有及时把结果给他。

莉后来仔细看了临床试验议定书，觉得他是属于被屏蔽的人。就问他是不是能在解除屏蔽之前就看结果。他含含糊糊地说：“以前都是这么做的。”莉说：“不对。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试验。上一个试验你可以提前看结果，并不表示这一个你也可以看。”

如果西莱格不再坚持，也许就没事了。谁知他不依不饶，又一次把“官司”打到了上级领导那里。上级也怕违反屏蔽会出问题，告诉他不要再催问结果。据说就是这次查出了他在其他试验中的问题。到了解除屏蔽的时候，莉也正好把所有的结果都做出来了。

做完样品以后还要写报告。在莉把报告交出的两个月以后，突然接到西莱格的一份电邮，是写给全专题组的，包括上级领导。邮件内容质问莉为什么报告没交，还说已经影响到了课题进度，要求莉马上交报告。

莉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这还了得？影响进度可是天大的事。再仔细一看，因为这个试验还有另一个化合物，要写分析报告。分析工作是别人做的，报告当然也是由别人写。莉赶忙发出电邮，告诉那人快写报告，又回电邮向全体人员解释情况。

解释完了，莉心里突然觉得很窝火。西莱格明明可以直接跟莉打招呼的，为什么要发给全组呢？越想越觉得他是在报复。于是，开始回了一篇长长的电邮给全组

成员，用了自己认为最严厉的语言。写完以后，自己铿锵有力地读了好几遍，感觉心情特别好。

然后遗憾地按了删除键。因为在公司里，留下了“白纸黑字”，出了事，人事部门可就抓住把柄了。不过莉心里还特别阿 Q 地心想：“反正大家都知道我骂过他了。”然后又重新写了两句话：“亲爱的西莱格：下次碰到这样的事，请先跟我打招呼。就算是为了团队精神吧！”只发给了他一个人。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同事们和领导对他的为人处世方法会怎么看呢？

从那以后西莱格对莉非常客气，说话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可是没想到，改变了的西莱格也没有下次了。不知道西莱格在本部门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仅从这个专题组来看，他实在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西莱格是否从这个专题组的经历懂得了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给别人留些余地，给别人机会其实就是给自己机会呢？这一问题的答案，莉已经没法知道了。

作者简介

海云：海外文轩的创始人。原名戴宁，英文名：Nina Dai Tang，笔名：海云（海上的云）。国内英文专业，美国内华达大学酒店管理学士和加州大学企管硕士，从事金融财务管理。散文和小说发表在美国的主要华文报纸包括《世界日报》、《侨报》、《星岛日报》、《国际日报》和《新州周报》，以及《海外校园》等报刊杂志上。中国《长篇小说》签约作家。长篇小说《冰雹》2008年获海内外华人第三届笔会最佳影视作品奖。短篇小说《海鸥》获加拿大万维读者网2011年海归海不归征文二等奖。中篇小说《出轨的中年女人》获加拿大万维读者网文学创作三等奖。散文《生命的回旋》获2011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母亲节快乐！

“妈咪，Happy Mother's Day！”四岁的女儿美美一进门就向荔雯奔过去，手里高举着一个用彩色纸头做的花朵儿。荔雯弯下腰接过女儿递过来的纸花，拥抱亲吻，做母亲的喜悦全部展现在她的脸上。“母亲节快乐！”丈夫华威也送了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一起。

明天才是美国的母亲节，可似乎所有人都已经开始为母亲庆祝这个节日了。据说母亲节最早起源于希腊，美国是上个世纪初才开始有这个节日，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被定为“母亲节”，以示对母亲的感激和尊重。

丈夫带着女儿在后院的草地上玩球，女儿欢快的笑声不断地涌进来，荔雯凝视着手中的纸花，心里有种难言的忧伤。每年的这个日子，都是她左右为难的时候，

心中的那份牵挂像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无处着落；她无法尽情地享受自己为人母的那份喜悦，只因为她无法满足另一个也是为人母的心。

荔雯的母亲一个人生活在中国，八百英里之外横跨太平洋的那块土地上。荔雯来美国两年后的一个母亲节，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母亲：“妈，祝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我们中国没有这个节！”母亲冰冷的声音像一盆冰冷的水浇熄了荔雯满腔的热情。

又过了两年。也是一个母亲节，荔雯打电话给母亲，还没说上几句，母亲说：“昨天，我那干儿子特地来看我，还带来一大捧花，祝说我母亲节快乐！如今啊，干儿子赛过亲儿子咯！”荔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母亲的话外之音当然是责怪做女儿的没想到她，母亲只有她一个女儿，所谓的亲儿子指的当然就是亲闺女！荔雯想说，每一年的这天，她都会想到母亲，要不是那一年自己兴冲冲地打电话祝母亲节快乐却遭到母亲的冷遇，她一定每年都会在这一天里问候妈妈。

荔雯从小由外婆带大，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她想念最多的人是外婆。当年要不是嫁了个即将出国的丈夫，荔雯决不会跑到一个离外婆十万八千里的异国他乡来生活。外婆在荔雯到美国的三个月之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父母竟然瞒着她外婆去世的消息长达半年之久，当她知道她最亲爱的外婆已经不在人世，她哭得肝肠寸断，竟然有些歇斯底里：“肯定是他们（指她父母）没有好好照顾她老人家！我走的时候她还好好的！我恨他们！”

母亲曾来美探望小两口，荔雯却发现在母亲身上找不到任何外婆的影子！外婆温柔，母亲强悍；外婆耐心，母亲暴躁；外婆慈爱，母亲冷漠。记得有一次，母亲说不舒服，躺在床上，荔雯为母亲做了一碗面，还特地用心地加了一点儿猪肝和菠菜，端到母亲的床前。母亲看了一眼，推开面碗，不悦地说：“我有高血压，你竟然让我吃猪肝！”荔雯耐心地问母亲想吃什么，母亲却开始发脾气：“我不需要吃什么！我只希望我女儿像别人家的女儿那样，能在妈妈的病榻上躺一躺、坐一坐！我要求不高吧？”荔雯也沉不住气了：“妈，我何尝不想和你亲热？！可是你知不知道，你对我冰冰冷冷的，要我像别人家的女儿那样，像个小绵羊一样趴在你身边，我做不到！你不是我外婆！”最后这一句炸了窝！母亲从床上跳了起来：“我就知道你恨我！就因为我从小把你交给你外婆！那时候我和你爸都在外地，你外婆身边没人照应，才把你放在她身边。这样，你也可以留个本城户口！你这孩子真是恩将仇报啊！”“是，我帮你照应你母亲，今天却成了我恩将仇报！我出国没几个月，走的

时候她还好好的，可外婆一下子就没了！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对我尽过多少母亲的责任？我第一次来月经你在哪里？我考大学挑灯夜战是外婆陪着我，为我扇蚊子陪我去考场……”母女俩一顿好吵，各自的冤屈原来都那么比山高、比海深！

母亲回国之后，母女俩又恢复了外表客客气气、内里冷冷冰冰的状态，直到荔雯生了个女儿，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小小的人儿是如此全心全意地疼爱。如果这个世界需要荔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女儿的幸福，荔雯会毫不犹豫地贡献自己！将心比心，荔雯想到母亲竟然放弃和自己女儿一起生活的机会，虽然荔雯至今不能理解，但是用一个母亲的心去体会，那一定有着她所不能理解的无奈和凄凉。荔雯原谅了母亲，她带着小小的女儿回去看望母亲，记得那也是一个五月里的母亲节。

母亲老了，头发都白了一半。自父亲去世后，母亲无法独自一人生活，她请了一个全日保姆整天就是陪着她，她说她不能一个人过日子。荔雯问母亲要不要去美国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母亲撇撇嘴：“我去那里干什么？我不会英文，是个聋子和哑巴；不会开车，出不了门。何况，你们白天上班，我不能一个人待在家里的！”荔雯好心：“美美在家陪你呀，不好吗？”“我可带不了孩子！而且你也不要再犯我的错误！让你的女儿陪你的母亲，将来又不知谁对谁错了！”荔雯被母亲毫不客气的话堵得半天手发颤，却说不出话来。不过，毕竟自己做了母亲，荔雯已能够忍受母亲的蛮横和脾气，她不再提起让母亲去美国的事，而是带着母亲去吃她想吃的东西，去玩她想玩的地方，临走之前千叮万嘱，请保姆好好照看母亲，还塞了个红包给保姆。

以后的母亲节，荔雯曾在网上的“千里送温暖”花店订康乃馨送给母亲，母亲回说“浪费钱”。隔年，荔雯改定了蛋糕送母亲，母亲说“年纪大了，不能吃这些东西。都给保姆吃了。”荔雯改寄钱，母亲却从不兑现支票。电话打过去，竟不知该不该提那句“母亲节快乐！”

又到了母亲节。今年荔雯还没想好怎么去做，母亲节成了荔雯心中的痛，她挂念远在故乡的母亲，可是却无法和她亲近！

“母亲节快乐！”荔雯凝视着女儿送给自己的彩色纸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的母亲说，她头脑中出现一张慈爱的面孔，那是她去世多年的外婆！

一行清泪从荔雯的脸颊上滑落。

从将军到奴隶

茉莉看着我，指着她那关在书房里在网上打游戏的老公，对我说：“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早和他离婚了！”

茉莉和她丈夫高山是我的中学同学，高山比我们高一级。那会儿，我和茉莉同班同桌，我们俩同在尖子班，是学校培养考大学的主力军。高一时，我们俩成绩差不多，每次排名次，不是她第三就是我第三，我的物理化学比她好一点，她数学语文总比我多个几分。好像是从高二开始，我发现她和我说着话，常常眼神会飘向别处，几次以后我发现，她那游离的目光是在找寻隔壁班上的一个男生，在我几次“逼供”之下，少女心事当然也是无处可藏，她老实交代隔壁班上的男孩子给她写了首情诗，她骄傲地给我看那首恭恭敬敬抄在她日记本扉页上的诗，我依稀还记得这么两句：你的长发如天边翻卷的云霞，你的笑靥像春天绽放的花朵。高山是文科班尖子，写得一手好文章和好诗，学校黑板报上常常有他的大作，那时有个少年报也刊登过他的文章。不用说，茉莉是被他的诗文给彻底俘虏了。

从高山那两句情诗里，可以看出茉莉的娇美模样：她有着一头黑黑的长发。那时学校规定长发不可过肩披散在头上，她总是在脑后扎一个长长的马尾，马尾上有个闪亮的蝴蝶结，她的眼睛又大又圆，眼睫毛黑黑长长还卷卷的，我常看着她忽闪的睫毛发呆，可据她说她妈妈长得比她还好看，很多人都说她妈妈长得像那个影星王晓棠。

那个时候早恋是被禁的，学校明文规定中学生不可以谈恋爱。所以他们俩“谈朋友”是在地下进行的，我有时被拉着一起去看电影做他们的挡箭牌，有时又为他们传递情书，做他们的情书、情诗中转站。

这早恋对男生尤其是学文科的男生大概影响不大，反而激发了他的激情，他的情诗一首又一首滚滚而来。记得有一天我在看学校的黑板报，上面有高山写的一篇

散文，上面竟然用“处女”来形容校园里的花朵，我看着都有点脸红，对身边的茉莉说：“你看，他怎么用这个词呀？”茉莉以一种我还没长大的可怜语气，反驳我说：“那怎么啦？我们语文课本上那篇鲁迅的散文不也用了‘处子’这个词吗？”弄得我哑口无言。

高山那年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也升入高三了，高考在即，大家都有点拼命了，可我明显的察觉到茉莉的成绩一天天地在下滑，她忙着去约会、忙着往南大跑，每次都对她家里的人说到我家找我复习功课去了。终于有一天，她哥哥七点多钟到我家里来找她、没找着，我帮她圆谎说她刚走。可她大小姐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她以为她哥哥什么都知道了，其实她哥哥也就只是感觉到妹妹不大正常。全家稍一逼供，她全招了。

那还了得，那么小（她十六岁）就谈恋爱了，怪不得功课成绩下降、怪不得无心读书整日往外跑、怪不得晓得穿高跟鞋了、怪不得学会擦口红了……

茉莉的爸妈下了禁令，以后每天放学后她就得回家，在家温功课，还得有哥哥看着。她的父母还一起找到高山家的门上，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儿子，不要来勾引他们还不谙情事的中学生女儿。谁知高山的妈妈可不是好欺负的，她本是金陵城中一家报社的编辑，“一支笔”泼辣犀利：“勾引？谁勾引谁还难说得很呐！我们家儿子一直乖巧懂事，否则怎么能进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女大不中留吧？自家管好自家的孩子吧！”一番话差点没把茉莉的父母给噎死。

高山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自然有点看不上茉莉父母的“戏子”身份，茉莉的父母都是省越剧院的演员，否则如何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两家大人没看对眼并不代表一对小人儿就从此各分东西。“压迫越深，反抗越烈”，爱情也是如此。家人越反对，爱情越热烈！

相思难熬啊！我常常看见那个傻高山站在学校大门口的拐角处等着我们放学，两个人快速地闪进小巷子里，两眼相对，那个深情啊，我都不忍看。他们含情相对，我可得为他们把风站岗，谁让我心肠软呢？茉莉眼圈一红，我就：“好好，最后一次下不为例啊！”也不知这话说了多少遍了。茉莉不能耽搁太久，得赶着回家，于是两个人那份不舍啊，比起“十八相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也不为过！

高考在即，我整天突击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什么剩余价值啦，还有那些讨厌的英文单词。我也没多余精力去注意我的好友兼同桌的心不在焉，下了课，正准备回家把预考习题再做一遍，胳膊被茉莉一把抓住：“宁宁，求你件事，晚上到

我家去一起复习，好不好？”

“你妈不是让你哥看住你复习吗？我去你妈会不会不高兴啊？还有，我爸晚上不让我出去的。”我有点为难。

“我和我妈说了，说你可以帮我复习化学，我帮你复习政治，她同意了，还说完了让我哥送你回去！”不知为何，看着她平静地对我说着这一切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

晚上七点不到，我到了茉莉家里。她家住在省越剧团家属楼二楼。看见我来，茉莉快速地将我拉进她的小房间里，并迅速地关上了门。

“宁宁，你得帮我！”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要去见高山，你在这儿复习功课，我九点钟左右回来，不论谁敲门，你都不要开门，就说不要打搅我们复习。”我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可还没轮到开口，茉莉妈妈在门外敲着门说：“茉莉，开开门，我给你和宁宁端两碗酸梅汤。”

我睁大眼，指指门，意思是：你瞧，这下咋办？茉莉皱了皱她那好看的眉头，犹豫一下打开了门，茉莉妈妈端着两碗酸梅汤走了进来。

“妈，不是告诉你们不要打扰我们！你一会儿进来，一会儿这个那个的，人家怎么能专心复习呀？”茉莉耍着她的小脾气。

“你这孩子，人家宁宁大热天来陪你复习，喝碗酸梅汤消消暑。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茉莉妈妈一边说着女儿一边把一碗冰镇酸梅汤递到我手上。

“人家宁宁学习是最要安静的，你这一打搅，浪费我们至少十分钟！”茉莉朝我挤着眼睛，大概示意我和她唱“和音”，我做贼心虚地低下了头喝我的酸梅汤。

茉莉妈妈以为我开始看书了，一边往外退一边说：“好好，我这就出去，你们好好看书！宁宁，有什么事儿吱一声，啊？”

茉莉妈妈一出去，茉莉就关紧了房门，还上了锁，然后又交代我谁敲门都说别打搅，她迅速地把开着窗外面的纱窗挪开，就把上半身伸出了窗外。我吓了一跳，差点儿叫出声来，茉莉回过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让我噤声。我走到窗前，只见她顺着墙上的管道“滋溜”一下就滑了下去。

那一个晚上，我坐立不安。靠近的脚步声和任何声响都让我神情紧张，幸亏茉莉的家人没来打扰，她回来的也不算太晚，九点差五分我听到窗外的声响，然后就看到她像爬树似的一会儿就爬了进来。

我看见她漂亮的玻璃砂裙子撕裂了一大块，她的腿上还划破了一个长长的血痕。